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三回 九烈君廣施柳汁

功名誰不說天成，只為天公也不平。廂下老儒猶伏讀，場中乳臭已知名。滿腹珠璣難煮字，通神白鏹便邀榮。卻虧九烈神功廣，天下寒儒盡更生。

凡人功名都說有個定數，卻也有不定的；若說都不定時，卻也似有個定數；只得暗暗裡聽那造物的顛倒罷了。故此有那記誦幾篇熟爛文字，就得高科得意，人人道他原像才高；有那辛苦窮經的，倒老死廂下，人人說他文才原不濟哩。自此便怨著那天公不平，豈知是自己原有才無命。但若論那十二歲為丞相的，自秦到如今，也只得一個甘羅，不曾聞有第二；若論那八十餘歲中狀元的，自宋到今，也只得一個梁灝，後來卻也無雙。可見功名難得，就如登天之難；易的也似拾芥之易。看起來，或者也真有個天數麼。正是：

貧通得喪不由人，暗裡教君聽鬼神。

時運若逢君莫笑，鐵生光採木逢春。

卻說儒生的祿籍，都是梓潼神所掌，還有一位九烈君，識人善惡。有那文齊福齊的，這九烈君用綠柳之汁，染他衣上，這人就脫白換綠，中了高第；若不遇得這九烈君用柳汁染衣，任你才華，終身不得一榮顯哩。當時晉齊帝，名重貴，禪位與後漢高祖劉知遠為帝。其時，國家多亂，四方反側尚多。知遠既殂，其子承祐為隱皇帝，即了天位。即位之後，這隱皇帝最不喜的是文臣，嘗臨朝笑曰：「此輩文臣，授之握算，不知縱橫，何益於國家而用之乎！」只因他這一句說話，把天下讀書人的氣都喪了。其時卻有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姓王名章，這人讀書半世，未得顯榮。也進京秋試了幾遭，再不能一第，其年又去會試，值兵戈遍野，行李蕭條，家中母妻無可指望，只求神明，願這王章得中。

卻說那王章取路上京，一路過了許多府縣。這日行到山西潞安府管下壺關縣，有一個太上真人之廟，土人說道：「廟中神道最靈。」王章便進去禱告了一番，不覺眼中流下淚來，說：「我若今番不中時，我自身也不足惜了，只是家中母親、妻子如何度日，伏乞神明暗中庇佑則個！」禱告出來，依舊取路去了。

卻說這太上真人，真個靈感，聽那王章祝告。心下也自惻然。慧眼照見王章，果然是滿腹經綸，一腔忠孝，未沾綠柳之膏，難上黃金之榜。太上真人卻知道，功名一事須憑那九烈君，他若肯將柳汁染衣，才得榮顯哩！我須去與這王章說個人情。於是駕了雲頭，競到九烈君祠前。九烈君相見了，太上真人說道：「如今隱皇帝不喜文臣。卻有那汝寧王章，苦苦向我哀求，定要保佑他前程貴顯。我想此事乃尊神所掌，特來替他相懇，不知肯為此子染衣麼？世上薦賢的，都是憐才盛心，我也不避嫌疑，特來作薦。」九烈君道：「我這柳汁乃上帝所命，如何敢輕易與人。」太上真人笑道：「這用舍人才，乃是帝王之事，上帝那裡來管這閒事。假如漢高皇把儒冠當澆溺之器，秦始皇就坑了若干的儒生，燒了萬千的典籍，那時節的上帝，怎生不來救護？如今隱皇帝不喜文臣，豈不又苦害了天下讀書的人，口尊神又吝惜這柳汁如金，難道那些讀書之人一腔熱血，倒不貴似這草木之資麼？著真是文才廣時，尊神便貴惜他，不輕與人罷了。如今現是人才鮮少時節，就是那好善的，也要廣結良緣，佛門中也度盡一切。尊神可聽我一言，便廣施一廣施麼？」九烈君笑了一笑，便說：「敬聽真人之言，就結一日善緣罷！」卻是這九烈君道為愛惜人才之心，不肯泛施了，就使天下之人，難得這黃榜容易，憑他慧眼所照，定是會元，方在才施與他，也還不肯一概浪費。就請了太上真人一同升雲，先趕上那王章，與他染了衣服之上。真人又托了一夢，囑付王章幾句言語，然後向五方儒生身上，各各染了幾點兒，就要轉下雲路回去。太上真人又說道：「還有所餘的柳汁，借我看看。」將柳汁在手裡，便對九烈君道：「這餘剩的，待我做個方便，使不德罷。」於是將一柱楊柳，蘸了柳汁，灑去了。方在正灑去，又走遍五方亂灑。九烈君連忙道：「不可亂施了，反誤了真正人才。」那真人那裡肯住手，雖是真人一片好心，卻忒濫觴了，竟不管是讀書的，不是讀書的，但沾在身穿濃濃的柳汁，便做到玉堂品位，不見甚難，卻也是忒造化哩！太上真人不住手的直染完了，然後謝了九烈君，轉雲而去。卻是這九烈君揀選文人，也生了許多文人之氣，只因這太上真人多染了那些沒要緊的人，就生出許多事哩。其時王章於路正行時，忽然得了一夢，又得九烈君染了他衣服，到京就得中了進士，直做到了隱皇帝的宰相，迎請了母妻到京，壽享榮華，自不必說。

這王章倒是書生出身，有義利之精微，識君臣之大節，身清白，秉正去邪。不幸又生出一個貴州後阡府人，姓郭，名威。其人生得身強力大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怎見得：

黑面異形，綠林杰士。飛身走馬，試劍懸錘。能敵萬人，志雄天位。

不但是殺人不展眼的魔君，思量做草頭篡大位的皇帝。

這郭威專會使槍弄刀，就蓄了無君之心，竟要謀反。與一個山東東昌府清平縣人，姓史，名弘肇，武夫出身，一字不識的，探聽得隱皇帝不喜文士，他就謀求進身，直做到天平軍節度使。史弘肇為在朝樞密副使，引進小吏王殷。王峻、孟業一班小人，都在隱皇帝左右。這隱皇帝原是其母李氏所生，乳名喚做咬齧的便是。一日，隱皇帝設朝，開口對這兩班大臣說道：「我父王高祖，自天福十二年即了帝位，今四方強寇尚且未除，都是那些吃菜事魔之輩，舞弄文法，識得幾個字，變壞祖宗制度。口談周孔，行同盜跖；有功不賞，有罪不誅；貪功名，戀妻子；多取財帛，不顧百姓；結黨朋謀，不思為國。以致盜起四方，皆是這乾文士之罪。朕雖不如秦始皇時為坑焚之慘，但我斷然不用此輩，專任武臣及九流異術之人，以佐朕太平。汝諸大臣所見以為何如？」其時有左丞相王章，即出班上奏道：「陛下差矣，國家致治，右列將而左列相；上天列曜，西武而東文。文能安邦，武能定難，不可偏廢。若專信了武臣異術，實為國家之害，臣不敢奉詔。且臣非為私，實公論也。」史弘肇叩頭上奏道：「如今四方寇起，而王章以為不可任用武臣，陛下何不即令王章賦詩以退之乎？據臣所見，長槍大戟可以殺賊，安用毛錐。」隱帝聽奏大喜，即詔王章，免官出朝，退居私第，不得干預國家一切大政，如有宣召，方許入朝。王章只得謝恩去了。自此專任郭威，為奮武侯大將軍，史弘肇為宿衛典兵官，統領羽林禁軍六十萬，出入帶刀入朝，百官側目，不敢仰視。

卻說關右有個星士，名喚瞽一靈，賁緣著弘肇門下一個總旗官，說道：「我瞽一靈善識天文，精通陣法，吉凶先見，禍福無差。你若能引我進見，倘得收用，連你不日也有個將軍位號，你可肯麼？」那總旗叫做趙存德，即應道：「我有什麼不肯？只是要一百兩銀子，我就引進。」瞽一靈道：「如今先送你一半，若得用了時，再找你罷。」果然趙存德就引他進見。這瞽一靈叩頭，對史弘肇道：「星士卻有密言，不可當堂就說，須同到密室方敢上言。」弘肇就引他到裡面書房。瞽一靈道：「今大將軍郭，乃應天而生之人也，百六之運將有所歸。將軍乃是大將軍位下第一個輔佐，第二個就是星士瞽一靈了。乞為引見大將軍，只半年兵起，就可正號。但此密謀，惟將軍知之可也。」弘肇久有比心，不曾開發，倒是這星士一言指迷，心下大喜。即同他去見了郭威，指陳天命所在。郭威甚喜，就拜他為軍師。瞽一靈首舉總旗趙存德為衝鋒校尉，又薦一個舊交販鹽買賣的，名喚陸爾固，為督操都指揮。郭威又命王殷，王峻為左右侍衛，孟業為陸軍紀功官，遂對史弘肇說：「收掌禁軍，兵權在手，朝中更無畏懼，只有一個王章，已是擊去了相位。即於立春之日，隱帝出城郊祀，汝可在內舉事，我引大兵截其歸路，爾我大事可成矣！」瞽一靈拍掌笑道：「此舉甚合天心。」

不說郭威等眾人希圖謀反，卻說那王章被黜，悶悶不悅，回到室中，對母親說了這般事體。其母說：「吾兒今已致位宰相，比當時貧困到今，就不做官也罷了，何必悶懷。」王章才對母親說：「兒向年入京時，曾到山西潞安府一個太上真人廟裡祝告，願得榮顯。後來行至半路，夢見那太上真人來對我說：『你祝告之官已都知了，我去九烈君那裡，借了柳汁，染子之衣，後日必然榮貴。但到那隱帝棄文用武時，你又怨我哩，你若果有反日回天之力，你自去應試便了。』其時驚醒，駭知神道如此靈應，不想到

京，果中高魁，做到宰相。如今隱帝早朝。說要棄文用武，因此逐兒回家，這也罷了。想起那太上真人說我有反日回天之力才去應試，這一句話有些難解，因此憂愁。」其母說道：「有什麼難解，即是朝中棄文用武，眼見得隱帝的江山有變了；回天反日。是要你保佐興王的意思，可不是么？」王章醒悟，即對母親說：「如今隱帝有個皇弟名贊，見居昭德宮，兒去求見，以保後日之事便了。」於是忙忙就去朝見皇弟。皇弟說道：「文武二途，固是不可偏廢，如若用了異術之人，一發不好了，如何可以為國？卿可在左右。萬一朝有大事，還是卿可圖之。」自此王章只在昭德宮侍著皇弟。

忽然立春之日，隱帝出城，郊天祭祀。這史弘肇就點起禁軍，一齊殺入。郭威領了大兵，據住城外吊橋，喊聲大起。弘肇這些兵士素無紀律，四下亂殺，且不去顧自家主將行事，各自都去搶掠財物，擄劫婦女。那陸爾固、趙存德都是些小人，也隨著眾人去搶奪去了。史弘肇見身邊兵士都四下散去，不來顧他，心下慌了，開了城門，去投郭威。這昭德宮有皇弟贊，同宰相王章在內。聽得喊殺連天，知是朝中有變，即奉了太后之命，出來即了帝位。傳旨亂兵一概不究，把四門暫掩，吩附近侍內臣，各處尋訪隱帝還位。其時隱帝在郊壇之上。郭威大兵一動，先到郊壇。隱帝不知何處亂兵。正待傳旨召史弘肇率羽林軍救駕，措手不及，早被這些亂兵齊上殺了。郭威卻待入城即位，正遇弘肇走了出來，心中大怒，就把弘肇殺了。左右侍衛王殷，王峻看見殺了弘肇，二人心慌，恐怕也要殺他。就往外逃走，不知去向。警軍師見大兵都散，知事不成，連忙對郭威說：「天命尚未，可速入城，迎皇弟即位，還不受反賊之名，也可保得不死。如今弘肇已誅，大將軍都歸罪弘肇便了。」郭威依允，即收集人眾，先收殮了隱帝，然後上了一道表章，只說：「逆臣弘肇，臣已手誅，先帝梓宮，臣已就殮，謹勒兵待罪。」王章勸皇弟就勢收誅郭威，以免後患。皇弟曰：「彼爪牙盡去，又何足畏乎？」遂不誅之，下詔慰取入朝。皇弟傳諭：「今後務須文武協和，二途並用；如復水火異心，將相有隙，必加重罪。」王章自思：回天反日之言又驗，即上表言太上真人及九烈君之靈，乞賜敕封，以彰威赫。皇弟准奏，即差王章自往。王章齎了敕命，先來潞安府太上真人廟裡，焚了誥命，修整廟宇；又到九烈祠前，也上了敕封扁額，回朝覆命。

卻說這九烈君受了誥敕，駕雲頭來訪太上真人說：「好好一個世界，我所以珍重柳汁不肯輕染人衣者，正為這些酸措大功名到手，就不顧國家利害，只圖自己富貴，壞天下、家國的，都是這些人了，然還有能知君臣大義的。如今是真人一味好施，雖只成就了一個王章，不至緊要，誤將那郭威，弘肇、瞽人，小吏一千人都沾了那拋散功德，就弄得隱皇帝無辜而死，江山幾希屬了郭威，殺了無限生靈，這都是真人的過失哩。」真人也愀然道：「我見那些寒士，受盡燈窗之苦，不得一命之榮，甚是可憫，故此相勸廣施。誰想這些人，真個忘本哩。次後那些愚人，也是我一念慈悲，也與他沾染了文人綠汁，那知就弄得顛倒乾坤，這倒是我為好的不是了。尊神以後仍舊寶惜，莫輕為人染衣罷。」九烈君遂相辭而別。後人有詩說道：

最是文人行最輕，不希賢聖只圖名。  
君恩未沐燈窗苦，才得身榮貨利爭。  
廢壞江山渾不管，釀成禍亂世遭兵。  
太上真人功是過，勸君須念染衣情。

總批：定天下事者，固是我輩；而壞天下事者，半是經生。那得真人一一斟酌，自然有成無敗。然天地間亦曾有此理否？